

朱自清

散文選

朱自清著



朱自清 散文选

朱自清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朱自清散文選

著者：朱自清◇ 特價四十五元

出版者☐ 大眾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
四〇〇〇一號☐ 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 發行者：大眾書局
☐ 發行人☐ 王餘德☐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 登記字號局
版台業〇五四五號☐ 印刷者☐ 美光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塩埕七號☐

67.10.再版

朱自清小傳

朱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紹興縣。清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陰曆十月初九日生於江蘇江都縣。民國九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歷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揚州江蘇省立第六師範、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溫州浙江省立第六師範、第十中學、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等校國文教員。民國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七年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系主任。民國二十年曾一度遊學歐洲。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因胃潰瘍死於北平醫院，年五十歲。

他在文學方面有極大的成就，尤以散文爲著，清新細膩，活潑生動，真摯深刻，感人肺腑。初期寫的詩，「毀滅」最爲人所稱道。著作最初印行者，爲詩文合集「踪跡」，後有「背影」；旅歐期間，又有「歐遊雜記」。其他有「雪朝」、「你我」、「倫敦雜記」等。

晚年從事於語文的研究，致力在啓蒙與普及上，著有「詩言辨志研究」，「經典常談」、「標準與尺度」、「語文零拾」、「書評與譯文」、「論雅俗俱賞」、「語文影響及其他」、「略讀指導舉隅」、「國文教學」等書，大有裨益於現代青年學子。

目次

散文

朱自清小傳

一

背影

一

給亡婦

二

綠

六

荷塘月色

七

春

九

兒女

一〇

山野綴拾

一五

女人

二〇

阿河

二四

飄零

三一

白采

三四

懷魏握青君

三六

說揚州

三八

別

四一

目次

一

目次

二

遊記，隨筆

哀互生	四七
沉默	四八
匆匆	五〇
一封信	五一
歌聲	五四
月朦朧烏朦朧捲海棠紅	五五
白水滌	五六
樂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五六
憶跋	六三
袁韋杰三君	六五
說夢	六八
「好」與「妙」	七〇
你我	八二
關於「月夜蟬聲」	九四
梅花後記	九五
旅行雜記	九八
海行雜說	一〇四
松堂遊記	一〇八

看花·····	一〇
回來雜記·····	一三
吃的·····	一六
乞丐·····	二〇
聖誕節·····	二二
房東太太·····	二五
博物院·····	二九
公園·····	三四
加爾東尼市場·····	四〇
三家書店·····	四一
文人宅·····	四七
威尼斯·····	五二
佛羅倫司·····	五五
羅馬·····	五九
滂卑故城·····	六五
瑞士·····	六七
荷蘭·····	七二
柏林·····	七七
德瑞司登·····	八二

目次

四

萊因河·····	一八五
巴黎·····	一八七

散文

背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簾簾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着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纔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

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叢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平

給亡婦

謙，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經死了三個年頭了。這三年裏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這些個，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幾個孩子，第二便輪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後若還有知，想來還如此的。告訴你，我夏天回家來着；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閨兒父親說是最乖，可是沒有從前胖了。采芷和轉子都好。五兒全家誇她長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濕瘡，整天坐在床上不能下來，看了怪可憐的。六兒，我怎麼說好，你明白，你臨終時和也母親談過，這孩子是只可以養着玩兒的，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沒有挨過去。這孩子生了幾個月，你的肺病就重起來了。我勸你少親近他，只監督着老媽照管就行。你總是忍不住，一會兒提，一會兒抱的。可是你病中爲他操的那一份兒心也够瞧的。那一個夏天他病的時候多，你成天兒忙着，湯呀，藥呀，冷呀，暖呀，連覺也沒有好兒睡過。那裏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點兒你就樂，乾枯的笑容在黃蠟般的臉上，我只有暗中嘆氣而已。

從來想不到做母親的要像你這樣。從邁兒起，你總是自己餵乳，一連四個都這樣。你起初不知道按鐘點兒餵，後來知道了，却又弄不慣；孩子們每夜裏幾次將你哭醒了，特別是悶熱的夏季。我瞧你的覺老沒睡足。白天裏還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兒。你的身子本來壞，四個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個，你自己實在不成了，又沒乳，只好自己餵奶粉，另雇老媽子專管她。但孩子跟老媽子睡，你就沒有放過心；夜裏一聽見哭，就豎起耳聽，工夫一大就得過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來，將邁兒轉子留在家裏；三年多還不能去接他們，可眞把你惦记苦了。你並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後來說你的病就是惦记出來的；那個自然也有份兒，不過大半還是養育孩兒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結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費在孩子們身上；而你一點不厭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毀滅爲止。

你對孩子一般兒愛，不問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麼「養兒防老，積穀防饑。」只拼命的愛去。你對於教育老實說有些外行，孩子們只要吃玩得好就成了。這也難怪你，你自己便是這樣長大的。況且孩子們原都還小，吃和玩本來也要緊的。你病重的時候最放不下的還是孩子。病的只剩皮包着骨頭了，總不相信自己不會好；老說：「我死了，這一大羣孩子可苦了。」後來說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見邁兒和轉子，也願意；你萬想不到會一去不返的。我送車的時候，你忍不住哭了，說：「還不知能不能再見？」可憐，你的我的心我知道，你滿想着好好兒帶着六個孩子回來見我的。謙，你那時一定這樣想，一定的。

除了孩子，你心裏只有我。不錯，那時你父親還在。可是你母親死了，他另有個女人，你老早就覺得隔了一層似的。出嫁後第一年你雖還一心一意依戀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將你的心佔住，你再沒有多少工夫惦記他了。你還記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裏。家裏來信說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動氣了，馬上寫信責備你。你教人寫了一封復信，說家裏有事，不能不回去。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說是第末次的抗議。我從此就沒給你寫信。暑假時帶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見了面，看你一臉笑，也就拉倒了。打這時候起，你漸漸從你父親的懷裏跑到我這兒，你換了金鐲子幫助我的學費，叫我以後還你；但直到你死，我沒有還你。你在我家受了許多氣，又因為我家的緣故受你家裏的氣，你都忍着。這全爲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從家鄉一個中學半途辭職出走。家裏人諷你也走。那裏走！只得硬着頭皮往你家去。那時你家像個冷窖子，你們在窖裏足足住了三個月。好容易我總將你領出來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這樣組織起來了，你雖不是什麼闊小姐，可也是自小嬌生慣養的。做起主婦來，什麼都得幹一兩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興興的做下去了。菜餚例滿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們；你至多夾上兩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壞，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誇獎過你。你洗衣服也不錯，夏天我綢的大褂大概總是你親自動手。你在家老不樂意閒着；坐前幾個「月子」，老是四五

天起床，說是躺着家裏事沒條沒理的。其實你起來也還不是沒條理；咱們家那麼多孩子，那兒來條理？在浙江住的時候，逃過兩回兵難，我都在北平。幸虧你領着母親和一羣孩子東藏西躲的；末一回還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嶺。這兩回差不多只靠你一個人。你不但帶了母親和孩子們，還帶了我一箱箱的書；你知道我是最愛書的。在短短的十二年裏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輩子還多；謙，你那樣身子怎麼經得住！你將我的責任一股腦兒擔負了去，壓死了你，我如何對得起你！

你爲我的撈什子書也費了不少神；第一回讓你父親的男傭人從家鄉帶到上海去。他說了幾句閒話，你氣得在你父親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帶着逃難，別人都說你傻子。你有你的想頭：「沒有書怎麼教書？況且他又愛這個玩意兒。」其實你沒有曉得，那些書丟了也不可惜；不過教你怎麼曉得，我平常從來沒有談過這些個——總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謝的。這十二年裏你爲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沒有過幾天好日子。我們在一起住，算來也還不到五個年頭，無論日子怎麼壞，無論是離是合，你從沒對我發過脾氣，連一句怨言也沒有。——別說怨我，就是怨命也沒有過。其實說，我的脾氣可不大好，遷怒的事兒有的是。那些時候你往往抽噎着眼淚，從不回嘴，也不號咷。不過我也只信得過你一個人，有些話我只和你一個人說，因爲世界上只你一個人真關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爲我吃苦，更爲我分苦；我之有我現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給我培養着的。這些年我很少生病。但我最新不耐煩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絕，鬧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領教過一回的，那回只一兩點鐘，可是也够麻煩了。你常生病，却總不開口，掙扎着起來；一來怕攪我，二來怕沒人做你那份兒事。我有一個壞脾氣，怕聽人生病，也是真的。後來你天天發燒，自己還以爲南方帶來的瘧疾，一直瞞着我。明明躺着，聽見我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來。我漸漸有些奇怪，讓大夫一瞧，這可糟了，你的一個肺已爛了一個大窟窿了！大夫勸你到西山去靜養，你丟不下孩子，又捨不得錢；勸你在家裏躺着，你也丟不下那份兒家務。越看越不行了，這纔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個月工夫你就完了！本來盼望還見得着你，這一

來可真拉倒了。你也何嘗想到這個？父親告訴我，你回家獨住着一所小住宅，還嫌沒有客廳，怕我回去不便哪。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墳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來還不孤單的。只是當年祖父母的墳太小了，你正睡在墳底下。這叫做「坑墳」，在生人看來是不安心的；等着想辦法罷。那時墳上墳下密密地長着青草，朝露浸濕了我的布鞋。你剛埋了半年多，只有墳下多出一塊土，別的全然看不出新墳的樣子。我和隱今夏回去，本想到你墳上來；因為她病了沒來成。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讓他們對得起死了的母親。你！謙，好好兒放心安睡罷！你。

綠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仙岩有三個瀑布，梅雨潭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濕濕的黑邊兒中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看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天空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蔭的天氣。微微的雪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響了。那瀑布從上面沖下，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綹；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外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像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掀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纈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鷄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雜些兒塵滓，宛如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大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樣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纔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睞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你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荷塘月色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房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走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到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裾。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白花，有嬌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浪。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却更見風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却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甜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

，沒精打彩的似乎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算樹上的蟬聲與水裡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甚麼都沒有。

春

盼望着，盼望着，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圓子裏，田野裏，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着，躺着，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綿軟軟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裏帶着甜味，閉了眼，樹上鬚髯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着，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花叢裏，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着你。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着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濕的空氣裏醞釀。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着，人家屋頂上全籠着一層薄烟。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的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着的人；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披着簑，戴着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着。